

哀梨記彈詞

商務印書館出版

(然)(脂)(餘)

三冊 定價九角

閨秀詩話。向鮮善本。是書搜羅有清二百數十年中閨秀著述。詩文詞曲。歌賦銘誄。無所不備。而各加以評斷。兼詳作者之遺聞軼事。作詩史讀可。作文藝參考書讀亦可。手此一編。凡婦人集、隨園女弟子詩錄、正始集、槧芳集等。不必再讀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初版

(哀梨記彈詞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程瞻廬
校訂者	無錫王蘊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蘇州 南昌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元(60)

哀梨記彈詞目次

第一回 遭變

第二回 下帷

第三回 訂盟

第四回 遭掠

第五回 沈珠

第六回 殲仇

哀梨記彈詞

瞻 廬

第一回 遭變

自古中原劫運多。未聞百載靖干戈。爭城爭地兵難弭。殃國殃民計忒疎。自是人心都好殺。故而一波未息。又生一波。冤無不解。從來說。因甚的血肉淋漓。把野草塗。我祖軒轅。應痛哭。哭的是自家骨肉。忍相屠。早難道神明。裔胄冠裳族。到如今天理良心一點無。兩陣既交。頭畢白。有多少青年。嫠婦哭親夫。暴白骨。無定河。化作人間春夢婆。試看那充棟汗牛。征戰史。無非是鬪牆兄弟。去操戈。恨只恨一經烽火。連天後。連累他無辜良民。入網羅。朱閣燒成焦土地。蒼生染就血頭顱。四郊苦月痕留白。一路流民淚化枯。這壁廂野宿狐狸鳴。古穴。那壁廂巢居煙火。

出高柯。兄覓弟。婦覓夫。流落的兒童。把父母呼。家破人亡緣底事。
都只爲兵連禍結害無辜。最慘的花容月貌。閨中女。沒路投奔可若何。
況又鞋弓兼轆轤。難經遠水與長途。有些是懸梁高挂全貞潔。有些是
覓水投身葬汨羅。有些是罵賊捐軀拚玉碎。有些是含羞忍辱受災磨。
亂離生命如雞犬。分明是天遣災殃到玉娥。方信紅顏多命薄。遠不如
鳩容鵠面的鬼婆婆。說來盡是傷心史。繪出無非血淚圖。爲語軍中諸
將帥。快快兒解除兵甲洗天河。莫使那冤魂夜夜泣銅駝。
蒼天蒼天你既存着好生之心。爲什麼自有歷史以來數年一小亂。數十年一
大亂。你竟備着一部刻板文章。始終沒有變換呢。一部二十四史。有人喚做一
部相斫書。同類相斫。愈斫愈凶。斫得好便掙扎。個帝王基業。公侯世家。斫得不
好便賊呢。寇呢。任人亂叫。只落得身敗名裂。骨化形銷。有人推究相斫的緣故。

都說是專制之世。把人命當做兒戲。原不足奇。假如革除了帝王公侯種種位號。這便是拔本塞源。再沒有相斫的慘劇。發現出來了。小子聽着。卻懷抱老大的疑惑。帝王公侯都可剷除。獨有一種自私自利之心。卻是根深蒂固。剷除不得。私自利之心。一日不絕。同類相斫的慘劇。一日不止。若說戰爭的慘象。唐代李華有一篇弔古戰場文。早已描寫盡情。聲淚俱下。但他只說戰士的苦楚。沒有說到災民的淒慘。看官。看官。亂世人民。賤於雞犬。戰地生命。輕若鴻毛。每逢打仗一次。住在戰爭區域的小百姓。不知燒去了多少。廬舍損失了多少。財產送掉了多少。性命其中。最不幸的。便是一輩青年婦女。紅顏本薄命之媒。麗質非閨房之福。地方一經兵火。土匪乘隙而動。可憐那些無告的婦女。竟如羊入虎羣。蠅投蛛網。種種慘痛之事。不一而足。深恨老天何苦生就他。一付好模樣。俏容顏。弄得惹禍招災。擺脫不得。要是變了鳩盤茶九子魔。倒可以逃生。虎

口保全一世名節呢。若說一般女中丈夫。桃李其貌。冰雪其心。不求瓦全。惟拚玉碎。待那大難削平以後。少不得綽楔崇隆表章。貞烈然而身受其害者。早已揜埋黃土。不見不聞。憑你俎豆蒸嘗。香花供奉。也不過弔人幾滴眼淚。惹人幾聲長歎罷了。身後碑銘。徒自好眼前辛苦。有誰知諸君諸君。你想痛心不痛心呢。小子抱着三條絃索。單把幾樁可泣可歌的故事。唱給大眾知曉。不是有意揀着傷心之談。來騙諸君的眼淚。實因痛念兵革渴望和平。借古代之慘史。作今茲之殷鑑。所以特地含宮嚼徵。一唱三歎。編成一部哀梨記。哀梨的哀字。不是哀姓之哀。卻是哀悼之哀。哀梨二字。原是現成典故。小子不過借用字面罷了。話已表明。小子便折入正書。從頭唱來。

金陵自古帝王宮。虎踞龍蟠萬戶封。兩戒河山談赤縣。千年城郭界蒼穹。都只爲長江天塹誇形勝。故而負險時時起戰攻。試向雨花臺下望。

不知歷劫幾沙蟲。秋風廢壘埋冤魄。冷雨荒郊泣夜蛩。骨積寒山灰。
尙白。血流漂杵土猶紅。那時間滿清失政羣雄起。佔據南都說姓洪。
建國太平頒正朔。安排剋日擣黃龍。功虧一簣從來說。畢竟清朝運未
終。曾與李。建戰功。無非時勢造英雄。東南半壁重收拾。十二年。中
鏖戰。凶。一將功成枯萬骨。這其間不知冤死幾顛蒙。只落得黃泉路上
恨無窮。

話說東南第一重鎮便是龍蟠虎踞的南京城。前有六朝。後有朱明。都在這裏。
開創洪基。誕膺大寶。所以城池雄壯。宮殿巍巍。比着別處都會氣象。自是不同。
但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既恃金城湯池之固。便多干戈兵燹之災。中國無事。
那就罷了。中國一旦有事。此處卻是必爭之地。石頭城下。不知塗抹了多少肝
腦。雨花臺前。不知揮灑了多少血膏。卽如前清中葉。洪楊發難。也把一座南京

城。建。爲。太。平。天。國。的。首。都。從。咸。豐。癸。丑。直。至。同。治。甲。子。十。二。年。中。紛。紛。擾。擾。鬧。得。天。翻。地。覆。鬼。哭。神。號。可。憐。那。些。小。百。姓。死。於。兵。死。於。匪。死。於。飢。寒。水。火。小。子。若。要。一。椿。椿。寫。來。正。似。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那。裏。說。起。如。今。單。說。咸。豐。癸。丑。那。一。年。洪。軍。攻。陷。南。京。聲。勢。異。常。浩。大。刀。光。耀。雪。礮。響。震。天。其。時。城。中。的。居。民。承。平。日。久。未。見。兵。革。突。然。一。個。青。天。霹。靂。當。頭。打。來。正。叫。做。三。魂。盡。失。六。魄。全。消。也。

想。當。初。揚。威。耀。武。太。平。軍。攻。破。金。陵。一。座。城。逃。吏。鳥。飛。兼。兔。走。驕。兵。豕。突。又。狼。奔。城。頭。烽。火。開。奇。劫。江。上。波。濤。作。死。聲。鬼。也。哭。神。也。驚。何。況。那。奄。奄。待。斃。的。衆。生。靈。崑。岡。玉。石。何。從。別。一。旦。燎。原。待。怎。生。真。個。上。天。天。乏。路。果。然。入。地。地。無。門。免。不。得。順。民。旗。幟。高。高。揭。簞。食。壺。漿。把。軍。隊。迎。三。日。封。刀。沿。慣。例。早。已。是。積。屍。到。處。亂。縱。橫。幸。逢。虎。口。餘。生。脫。

要算新朝寬大恩。告示煌煌沿路貼。三三兩兩說安民。分明是一朝死去。又還魂。

太平軍搜殺三日。下令封刀。城廂左右。貼起安民告示。百姓們見了。宛如鬼門關上。釋放還魂。社會秩序漸復原狀。倒也。夫耕婦織。攘往熙來。另換一番景象。諸君看到這裏。便說編書的錯了。錯了。洪楊殘暴。罄竹難書。當時的百姓。救死。尚且不暇。怎能夠夫耕婦織。攘往熙來呢。小子答道。洪楊殘暴。行爲果然。不可掩飾。然而紂之不仁。不如是之甚。只緣大業未定。功敗垂成。衆惡所歸。誰敢與他分謗。要是洪氏真個成了帝業。怕不說太祖高皇帝。厚澤深仁。救民水火。憑你殺人如草。也說是耕者不變芸者不止。憑你流血成河。也說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耐耐清室的氣運。這時還沒有斷絕。同治中興。削平大難。便有什麼湘軍志。什麼蕩平粵匪紀略。鋪張揚厲。由他們說得嘴響。實則官兵與賊兵。正如。

一邱之貉。賊兵殘殺官兵。何嘗不殘殺賊兵。淫掠官兵。何嘗不淫掠。只緣成敗迥異。遂說得一仁一暴。如隔天淵。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果然信而有徵了。這些雖是閑話。却與全書有關。現在表過一番。暫時剪斷。單說南京城中。有一位飽學秀才。姓黃名喚乃珪。年在三旬左右。父親秉良。也是上元縣秀才。業已亡過。母氏在堂。積弱多病。家有三弟一妹。仲弟乃璋。游幕在外。叔弟乃瑾。在家肄習舉業。季弟乃璧。年止三歲。弱妹婉梨。年止六歲。乃珪雖娶過妻室。膝下尙虛。乃璋的妻子。卻已生得一男一門三代。倒也融融洩洩。天趣盎然。無如生不逢辰。罹此鞠凶。在那南京將近陷落的當兒。城中風聲緊急。一夕數驚。稍有財產的人家。早已扶老攜幼。遷徙一空。乃珪見大勢不妙。也想奉母遷鄉。暫避凶猷。無如他母親安土重遷。抵死不肯躲避。說道。現值大亂之世。無論逃到那裏。都非樂土。我又老病。全家六七口。食指浩繁。如何存活。倘使拋棄田園。離別鄉土。就

算苟延殘喘不久也要餓死。古人云生死大數搬了家未必便是活不搬家未必便是死。你們要躲避儘可躲避我卻願死守在家斷不輕離一步。乃珪素性孝順聽着母命便把搬家的念頭就此打斷了。

黃母是願居故土怕遷移。生死存亡悉聽之。此刻乃珪稱諾諾。故而雷

池一步不輕離。直至那洪軍攻下金陵日。依舊是株守田園效伏雌。幸

虧得易服毀容更面目。地居幽僻少人知。焦原毒浪留殘喘。淡飯布衣

強自支。浩劫已過家未毀。不曾失火及魚池。裂冠冕。服簪衣。茅屋

三間菊一籬。孫楚枕流聊匿跡。丈人抱甕自忘機。難爲識字耕田漢

八口之家可療饑。養晦逃時非得已。怕只怕無端惹禍與招非。還不如

手攜鋤鍤刷春泥。

太平軍安民以後。過了一年半載。也想設館招賢。開科取士。四處貼了黃榜。叫

人去報名應徵。自有一輩無聊文人。前去投効。得着一官半職。便大模大樣的。誇耀閭里。魚肉鄉民。惟有乃珪乃瑾兩人。素性恬退。不貪利祿。自想亂離之世。保得殘生。已是莫大之幸。如何還可覬覦非分。因此謝絕交游。屏棄冠服。打扮得同南畝村農一般。無二祖上遺下一個園圃。占地頗廣。兄弟兩個無事可做。便把老農老圃的生涯。做個日常功課。乃珪娘子見他丈夫這般打扮。便也除去簪珥。屏棄粉黛。效孟光之椎髻。布裙學少君之提甕。出汲。乃璋娘子也是亂頭粗服。專在家中侍奉老姑。保抱幼子。婉梨同着乃璧。年齡尙稚。知識未開。靠着大哥三哥。在那農圃餘閑。教授書本。這兩個玉雪可愛的孩子。天資異常。穎敏。教授一次。便能琅琅上口。永遠不忘。當時洪軍定的制度。凡屬城鄉農民。可以不應徭役。不執干戈。乃珪乃瑾的名字。既入了農民冊籍。雖然鬪土爬泥。霜體沾足。卻可無慮無憂。脫離許多羈絆。黃母驚魂稍定。見一家骨肉團聚。無缺。

便不覺破涕爲笑起來。

老年人含笑語兒曹。

說道死裏逃生此一遭。多少朱門成瓦礫。幾家閨

閨變蓬蒿。

流亡載道何消說。

惟有我黃氏家庭泰運交。聚首一堂無缺

憾。儘可以黃連樹下把琴操。

幸只幸未曾拋撇田園去。算我當時主見

牢。天不虧人從古說。

眼看那佳兒佳婦樂心苗。有一日干戈平靖烽烟

熄。我便要逢廟逢神進酒醪。

一片至誠酬佛佑。不辭千里路迢迢。同

你們浮航南海把香燒。

乃珪道。母親不肯搬家。主見果然不差。現在留得殘生。只要娘兒們安安穩穩。不再遭着風浪。便是永遠做個村夫倒也快活自在。黃母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像這般一個浩劫。娘兒們也輕輕躲避了。難道還有風浪不成。乃珪道。這也難說。我們所處的地位。正如燕巢幕上。魚遊釜中。夜長夢多。到底不知作何結

東黃母道大兒。你太過慮了。如今城中早已封過刀。安過民。開過考。再沒有殺人之事。怕他則甚。乃珪還沒回答他。三弟乃瑾搶着說道。母親有所不知。像他們這般舉動。脫不了草寇行爲。成什麼興朝氣象。孩兒看來。他們萬不能久。據此地。說到這裏。乃珪連連搖手。暗叫。乃瑾不可逞臆。亂談招非惹禍。乃瑾堵住。了嘴。便不響了。黃母還沒有覺得口裏喃喃說道。他們不能久。據此地。這是再好也。沒有我。只眼巴巴盼官兵前來。把這城池恢復。乃珪道。母親又來了。還是安居度日。不見兵革的好。黃母道。官兵與賊兵畢竟不同。我們賊兵尙不怕難。道怕什麼官兵。乃珪慌道。母親輕口些。現在耳目甚多。怎好官呢。賊呢。攬在一起兒。亂講。嗟夫。吾深願官與賊之不攬在一起兒也。黃母一笑。也就剪斷談鋒。在這當兒。早見婉梨一手挾着書冊。一手攬着幼弟。乃璧喜孜孜的走到乃珪面前。便道。大哥這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句怎樣解。乃珪道。有甚難解。

聖人云。無論何人。都有個志。志願一定。憑你要殺要剮。畢竟奪他不得。婉梨道。怎麼叫做匹夫。乃珪道。是一個男子的意思。婉梨道。男子不可奪志。難道女子便可奪志。須知女子的志願。比男子強得多。咧。乃珪瞅了他妹子一眼。暗想。他小小年紀。口氣恁般闊大。長大起來。倒是一個有志氣的女子。決不玷辱吾家門戶。想到這裏。不住的把頭點了幾點。

乃珪是深悉閨中女弟賢。故而願將經義與鑽研。從此後簪花小格。臨池慣。柳絮清才。琢句妍。貞媛傳。列女篇。一經砥礪。此心堅。秋燈夜雨。攻書卷。不櫛儒生豈等閒。讀到淋漓慷慨處。梨娘難免涕漣漣。開言便告親兄長。說道異代同悲心。惘然。趙女帷車。常袖劍。衛姬抵璧。可衝筵。宮人刺虎。將仇雪。帝女成禽。把海填。想他們千古芳名。稱不朽。何須姓氏在鼎鐘。鐫由來巾幗多奇節。有志竟成。奚讓焉。儂若一朝逢机。

隍。斷不使古人獨自着先鞭。乃珪聞說心頭樂。答道吾妹果然才德全。此等胸襟真闊大。卻不料出於髻髮女青年。長哥幼妹爲師弟。忽忽春秋易轉遷。半讀半耕捐俗慮。大家願作在山泉。交輝棣萼稱佳話。祇有那仲弟乃璋滯客邊。彈指光陰從古說。憑小子輕攏慢撚幾條絃。早已是雙丸日月去如煙。

彈指光陰一句話本是相傳的成語。如今小子把指頭兒在那三條絃上彈得幾彈。那五六載光陰早已飛也似的過去。彈指光陰真個話不虛傳了。其時婉梨年已十二歲。粉搓玉琢長得似天仙一般。乃珪是個深心人。因他妹子容貌太俊。暗暗的擔憂不淺。便囑咐他輕易不可出門。梨娘會意。便長日居家不離母親。嫂子左右。偶見個面生人入門。便急忙的躲藏不迭。一天梨娘正伴着母親閒話。驀見一個四五十歲年紀的婦人從外面走入。正想躲避。早與那婦人